



牛 馬

第四期 · 二〇〇六年四月

版权声明		封二
编者手记		1
学术论文		
初论古代中国行星天文学之“范式”	李 辉	1
翻译作品		
版权的终结	刘晨波	11
见闻札记		
我的爱读书——答希蕴	章 演	16
读者反馈		
我看牛马	董少校	22
好的文字	李广良	26
牛马简介		28
历次讨论班		29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牛马读书社

www.pneumacollegium.org

版权声明

本刊文章除作者特别声明外，均采用“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署名·禁止派生·非商业用途 1.0”协议。



署名 · 禁止派生 · 非商业用途 1.0

你可以免费：

- 拷贝、分发、呈现和表演当前作品

但是必须基于以下条款：



署名。你必须明确标明作者的名字。



非商业用途。 你不可将当前作品用于商业目的。



禁止派生。 你不可更改、转变或者基于此作品重新构造为新作品。

- 对于任何二次使用或分发，你必须让其他人明确当前作品的授权条款
 - 在得到作者的明确允许下，这里的某些条款可以放弃

详细的法律文本（完整的协议）请访问
<http://creativecommons.cn/licenses/by-nd-nc/1.0/legalcode/>

编者手记

这里的人大都很难得闲，却从没听谁抱怨过。

写稿，审稿，修改，排版，每个人都是尽了心的。

这给黑白的一切，染上了一层柔软的光。

学术论文

初论古代中国行星天文学之“范式”

科学史专业：李辉 sclh0630@hotmail.com

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研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日、月运动规律，二是五星运动规律，古人研究前者的目的是为了排出尽量准确的历谱和更好地预报交食，而研究后者则是纯粹出于星占的需要。研究目的的不同，就使得古代行星天文学本身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从研究的理论框架来看，自先秦至明末，一脉承传，清晰可见。本文借用研究西方行星天文学史而成名的库恩的概念“范式”¹，对中国古代行星天文学中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等做了一番梳理，以期能呈现古代行星天文学一个清晰的轮廓。但此中思想背景内容之专门研究，则尚需俟之异日，本文暂不多涉及。

古代行星天文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一、 古人对五大行星之命名

“五大行星”是古代行星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即我们现在熟悉的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五大行星。但其实这种叫法一直到《元史 卷五十七 志第九》才有出现。在之前，“五大行星”有着另外一些称呼。称谓的改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行星看法的变化。总体说来，“五大行星”有两套称谓。

第一套也就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命名：岁星、荧惑、镇星（填星）、太白（明星）与辰星。因何得名？逐一分析如下：

1 “范式”这一概念为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首创，又译范型、规范等，按照他很多场合的表达，“范式”系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具有的共同信念。这一共同信念规定了科学家集团共同的基本理论、标准、观念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解决问题的框架。它规定着某项研究的发展方向与途径，并决定了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形而上学信念和价值标准。通俗讲，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套东西”。本文用此概念，就是意在描述出中国古代行星天文学的“那套东西”，当然，是笼统的。

金星光色银白，亮度特强。《诗经》中就有“子兴视夜，明星有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故称太白；晨见于东方，昏见于西方，《诗经》中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故又称明星。¹木星每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空区域，并据以纪年，因此名为岁星，或称岁（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岁”字，指得就是岁星）；火星呈红色，荧荧像火，亮度常有变化，而且在天空中运行，有时从西向东，有时从东向西，情况复杂，令人迷惑，故称“荧惑”。²土星每二十八年运行一周天，好像每年坐镇或者充填二十八宿的一宿，故名镇星或填³星；水星离太阳不超过一辰（30度）得来回摇摆，故名辰星。

不难发现先秦这套对五星命名有两大依据：一、行星自身颜色亮度，二、行星视运行特点。考虑到早期语言的匮乏和简洁，可以设想这套命名其实就是古人对所见行星的直接描述。

第二套名字“木”、“火”、“土”、“金”、“水”的由来与星占术的发展关系密切相关。在迄今所知最早的星占学专著——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的帛书《五星占》中，可以看到作者把五星与五方、五行、五帝等作了严整的对应，如表1。

这说明，战国至秦汉之际，随着占星术在中国渐渐盛行，五大行星逐渐开始与神祇联系在一起。但是仍然是原有的名称。“五行”与“五星”各自使用自己的名称。在《五星占》之后，“行”、“星”逐渐混同。在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天官书》中，可以发现“金”、“木”、“水”、“火”、“土”这些“五行”开始表示“五星”，例如其中一句：“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经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ⁱⁱ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得出“五行”之“水”指代的已经是“五星”之“辰星”了。五行配五色，木为青，火为赤，土为黄，金为白，水为黑。司马迁从实际观测发现，岁星呈青色，故称“木”；荧惑呈红色，故称“火”；填星为黄色，故称“土”；太白为白色，故称“金”，辰星呈灰色，故以黑色配“水”。例如：“黑，为水，出东方，大而白”ⁱⁱⁱ

表格 1⁴

五行	木	金	火	水	土
五方	东方	西方	南方	北方	中央
帝	太昊	少昊	炎帝	颛顼	黄帝
丞	句芒	蓐收	祝庸 ⁵	玄冥	后土
神	岁星	太白	荧惑	晨星	填星

总的来说，这套命名同样有两大依据：一、行星自身颜色亮度，二、行星的“五行”含义。可以说，行星的命名从“具象”走向了“抽象”，而抽象的概念

2 辞海

3 填字也有zhen音，古时是否与“镇”意思相同待考证。

4 摘自孔庆典，《西陆考》

5 一说“朱明”

往往背负着更多的文化含义，这两套“行星”命名中的“行”字，可谓字同意不同。

在之后的各代律历志、天文志中，对五星的分析有以“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冠名的，比如《大衍历》；也有以“木”、“火”、“土”、“金”、“水”冠名，比如《景初历》，两套命名同时被承认和使用着，似乎也没有人刻意得再做区分。正式出现“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这样我们现在使用的专用名词，已经要到《元史 卷五十七 志第九》。鉴于从元朝开始，天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革，这次名称的变化又与本文所讨论的“范式”关系不大，在此就不予讨论。

二、 古人研究五大行星之功用

《左传》里襄公三十年的“岁在降娄”，《国语·晋语四》里的“君之行也，岁在大火”，是作者用岁星在纪年。何为岁星纪年？古人把黄道附近一周天分为十二等分，由西向东命名为星纪、玄枵等十二次。古人认为岁星（木星）由西向东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行经一次星次。假如某年岁运行到星纪范围，这一年就记为“岁在星纪”，第二年岁运星运行到玄枵范围，就纪为“岁在玄枵”，其余由此类推，十二年周而复始。既然古人曾经用岁星来纪年，就表明岁星纪年可以作为当时行星研究的一大功用，但因其单单是岁星的功能，一般天文学史书籍中并不把这一项列为总体行星的“功用”“之一”，大家认为古人研究行星的功用是“唯一”的，即星占之用。确实，占星是古代行星天文学发展的最直接的也是最强势（“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的理由。占星与古代行星天文学的关系，正如江晓原教授在文章中所说：“行星运动理论与排日历无关，也不影响交食的推算，那么为什么关于行星运动的理论在古代历法中普遍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呢？因为古代历法中的行星运动理论有很强的致用目的。考察另一类重要的中国古代天学典籍——星占学秘籍的内容构成，可以发现有关行星的星占于日月有关的星占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星占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iv}为“很强的致用目的”而生存和发展，古代行星天文学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科学“务实”的精神实质。

正如文章第一部分所说，在人们仰望星空发现有“行”星的时候，他们是依据“具象”一行星的亮度和运行特征来为它们命名的，这个时期，只有对行星的认识，而没有对行星的研究；后来随着社会中占卜的发展，它们貌似没有一定之律的运行被赋予了占卜功能，并因此而有了“占星”意义上的新名称，也就有行星研究，才有了我们今天用“辉格”史观定义的“行星天文学”。或许在古人眼里，“行星天文学”和“行星星占学”根本就是一回事。

三、 古人对五星运动特点之认识

行星与一般恒星的区别在于它的运行轨迹和亮度的特别，这也正是行星天文学的中心研究内容。关于行星在恒星背景下运动的变化特征，文章一开头已经做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以下主要讨论五星的颜色亮度（颜色和亮度可以放在一

起考虑，因为一般行星的颜色在视运动下是固定的，亮度则会因为距离大小的改变而变化)。

从前面对行星两种命名法则的分析中，我们能发现，行星自身的颜色亮度始终是重要的条件之一。行星在天空中之所以特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它们与众不同的颜色和亮度。行星都很亮，金星、木星、火星都要亮于夜空最亮的恒星一天狼星，水星和土星虽比不上天狼星，但是也比别的一等星要亮。行星的亮度在古代人对行星的认识中一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亮度因素在占星中也起相当大的作用。根据《开元占经》卷六十四所引，战国时代的甘德、石申等人就将五星的亮度分为四类：喜、怒、芒和角。“润泽和顺为喜”；“光芒隆谓之怒”；“光五寸以内为芒”；“光一尺以内为角，岁星七寸以上谓之角”甘、石以后，历代多沿用这四个名词来描述五星亮度的变化。虽然古人认识到行星颜色亮度的不一般，也认为颜色亮度的变化蕴含占星意义，但是行星亮度的变化始终没有涉及到对行星运动理论当中。后文将会对此问题会做讨论。

古代行星天文学的研究方法

出于占卜的目的而对行星运行规律的进行掌握，这就造成中国古代历法对行星运动关注的主要目的即预知任意时刻的行星位置。⁶与古希腊天文学传统不同的是，中国古代行星运行的推算采用代数方法，而不是几何模型。以下部分所整理的，就是中国古代在代数进路下对行星的研究。

在古代中国行星理论中，一直采用如下方法来给出任意时刻的行星位置：制作一个会合周期⁷内的行星动态表，这种表可能是由多年观测而得，也可能只是参考某些观测资料构造而成，将此会合周期分为顺、留、逆、伏等若干时间段，每段有各自的速度（刚开始人们以为是平均速度，后来认识到应当是变速运动）。欲知某时刻的行星位置，则先算出该时刻在会合周期中的位置，然后由行星动态表即可知行星此时运行于哪一段，已运行了若干度，从而给出该时刻的行星位置。

v

所以，若要对行星位置的预报成为可能，行星运行理论中必需包含两个数据集，即：一、任一行星的会合周期，二、任一行星会合周期中该行星的动态表。以下分别对这两个数据集的逐步完善加以历史回顾。

一、 会合周期的测算

1) 会合周期与恒星周期的区分

根据记载，石申和甘德都指出木星的恒星周期为 12 年（应为 11.86 年）。石申还指出火星的恒星周期为 1.9 年（应为 1.88 年）。而甘德又测得木、金、水三

6 与巴比伦传统不同，他们将就行星特殊天象的发生地点。见江晓原《巴比伦与古代中国的行星运动理论》。

7 会合周期，在唐大衍历之前，古人把它定义为：从晨始见到下一次晨始见的时间间隔。而在唐大衍历之后，五星会合周期的定义则同现在相同了，即行星连续两次与太阳相合的时间。《天学志》p143 有论及，这样的改变是否是受外来影响，可另文讨论。

星的会合周期分别为 400 日（应为 398.9 日），587.25 日（应为 583.9 日）和 136 日（应为 115.9 日）。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也载有木、土和金三星的会合周期，依次为 395.44 日、377 日（应为 378.1 日）和 584.8 日，此当为战国末年的观测结果，与甘德当年所测的精度互有短长。^{vi}所以，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把行星的恒星周期（行星运行一周天所需的时间）和会合周期（行星两次晨见东方的时间间隔）区别开来了。

2) 会合周期与恒星周期数量关系的建立

太初历正确地建立了五星会合周期和五星恒星周期之间的数量关系。太初历给出了新的五星会合周期，其精度比战国时期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以木星为例：

一见，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分，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vii}

3) 会合周期的逐渐精确

太初历之后，行星会合周期的数据越来越精确，至唐代一行所编大衍历，五星会合周期与今测值已经相差无几。

表格 2 古代历法（截至一行大衍历）所给出的五星会合周期表^{viii}

历法	年代	木星	火星	土星	金星	水星
甘、石	前四世纪	400			587	126
帛书《五星占》	前四世纪	395.44		377	584.4	
三统	-7	398.706	780.525	377.935	584.130	115.910
四分	85	398.846	779.532	378.059	584.024	115.881
干象	206	398.880	779.485	378.080	584.021	115.883
景初	237	398.942	779.815	378.096	584.089	115.873
元嘉	443	398.873	779.759	378.080	583.957	115.881
大明	463	398.903	780.031	378.070	583.931	115.880
皇极	604	398.882	779.899	378.089	583.917	115.878
大业	597	398.882	779.926	378.090	583.922	115.879
戊寅	619	398.882	779.926	378.090	583.918	115.879
麟德	665	398.868	779.911	378.077	583.918	115.880
大衍	728	398.875	779.935	378.092	583.892	115.881
儒略历	今测值	398.884	779.937	378.092	583.922	115.878

在五星会合周期的测算中，有两位天文历算家特别值得一提，即祖冲之和张胄玄。他们两位在数据的获取上都亲自做了许多测量工作，所给数据的精度相当之高。与今测值比较，祖冲之所给的数据：

木星 398.903 日（误差 0.019 日），火星 780.031 日（误差 0.094 日），土星 378.070 日（误差 0.022 日），金星 583.931 日（误差 0.009 日），水星 115.880 日（误差 0.002 日）；

张胄玄所给的数据：

木星 398.882 日（误差 0.002 日），火星 779.926 日（误差 0.011 日），土星 378.090 日（误差 0.002 日），金星 583.922 日（误差小于 0.001 日），水星 115.879 日（误差 0.001 日）。

结合上表，可以看出，大明历的会合周期一直被人们认可了将近 150 年，可见祖冲之的工作在当时确实很到位。而在大明历之后张胄玄的大业历中，会合周期的测算突然变得相当之精准，张胄玄给出的是我国古代所取得与今测值最接近的数据，几乎已经与今值无甚大差！为更清晰表现二者差别，做表格如下：

表格 3 大明历—大业历五星会合周期误差对比表

木星:误差 0.019	→	误差 0.002 日
火星:误差 0.094	→	误差 0.011 日
土星:误差 0.022	→	误差 0.002 日
金星:误差 0.009	→	误差小于 0.001
水星:误差 0.002	→	误差 0.001 日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今值的误差变化相当之大，相当之突然，其中是否有外来影响，笔者尚未发现有文章论及。但不管怎样，至隋唐时期，行星会合周期的测算已经较今日非常精准，依当时的条件，再想有所进步几乎不可能。

二、 动态表的编制

1) 四种行星动态的认识

行星的各种运动状态，指行星在恒星背景下的运行状态。主要是它们在视运动中的“顺”、“伏”、“留”、“逆”。

关于“顺”、“伏”的发现。毫无疑问，这两者是行星运动中最基本的状态，人们认识行星正是由于它们“顺”、“伏”而表现出的与恒星运动方式的不同，伴随着认识它们人们才认识了行星。

“逆”的时间要比“顺”短的多，而且也不如“伏”现象那么明显，所以发现的比较晚。《汉书》云：“古历五星之推，无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ix}《隋书》云：“古历五星并顺行，秦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并时，自有差异。汉初测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后相承罕能察。”^x意思就是说，在甘、石之前是没有发现“逆”这种现象的，甘、石也只发现了金星和火星的逆行，到汉初才认识到所有五星的逆行。《甘石星经》诸如“甘氏曰：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石氏曰：东西为勾”，“南北为巳”之类的描述，指得就是行星逆行弧线的情形，例如：“石氏曰：太白逆行守箕成勾巳兵起大臣为乱天下有忧王当之期一年”^{xi}甘、石当时也已经知道了“留”这一行星视运动中的现象，例如：甘氏曰：“荧惑犯牵牛留守之有破军杀将”^{xii}石氏曰：“荧惑入奎留二十日以上大臣有匿谋若国有伏贼期八十日若九月”^{xiii}

2) 行星动态表的形成

《五星占》中已经将木、土、金三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作了定量描述，其中关于金星的动态描述如下：

已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二百廿四日晨入东方，浸行百二十日，[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夕]入西方，伏十六日九十六分，晨出东方。五出，为日八岁，而复与营室晨出东方。又曰：秦始皇元年（前 246）正月，太白出东方，[日]行百廿分，百日，上极[而反，日行一度，六]十日，行有[益]疾，日行一度百八十七分以从日，六十四日而复逮日，晨入东方，凡二百廿四日，浸行百廿日，夕出西方。[太白出西方始行一度百八十七分（应为百二十八日），百日]行益徐，日行一度，以待之八十日；行有益徐，日行（？四十）分，六十四日而夕入西方，凡二百廿四日。伏十六日九十六分。[太白一复]为日五[百八十四日九十六分。凡出入东西方各五，复]与营室晨出东方为八岁。^{xiv}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金星的动态被分为：晨出东方—顺行—伏—夕出西方—顺行—伏—晨出东方六大阶段，每个阶段则定出所经时日与每日运行的速度，其中对两次顺行还定出二或三个不同的速率。这里对行星动态的描述就是中国古代行星动态表的雏形。

太初历定出了的所有五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表，以木星为例：

“木，晨始见，去日半次。顺，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二十一日。始留，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度一，八十四日。复留，二十四日三分而旋。复顺，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二分而伏。”^{xv}

可以看得出已经远比战国时期的相应动态表完备和准确。这就是我国古代保存最早、最完整的动态表

3) 汉代预推行星动态位置方法的建立

太初历中在五星会合周期的测定和五星动态表编制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预推五星位置的方法：

推五星见复，置太极上元以来，尽所求年，乘大终见复数，盈岁数得一，则定见复数也。不盈者名曰见复余。见复余盈其见复数，一以上见在往年，倍一以上，又在前往年，不盈者在今年也。

推星所见中次，以见中分乘定见复数，盈见中法得一则积中也。不盈者名曰中余。以元中除积中，余则中元余也。以章中除之，余则入章中数也。以十二除之，余则星见中次也。中数从冬至起，次数从星纪起，算外，则星所见中次也。^{xvi}

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已知自历元到所求时日的时距，减去五星会合周期的若干整数倍，得一余数。以此余数为引数，由动态表用一次内插法求得这时五星与太阳的赤道度距，即可知五星的位置。⁸这套方法一直应用到隋代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可谓历代标准。

4) 隋唐时期计算行星动态方法的改进

隋唐时期，随着张子信对太阳和行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张胄玄在《大

⁸ 《天学志》p145 有更加精致的分析

业历》中、刘焯在《皇极历》中对自汉以来的行星动态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正。刘焯首创了推算五星晨见东方时刻的三段算法：平见—常见—定见法。即：

首先：把太阳和五星的运动视作是匀速的，由此可算得平见时刻（ T_0 ）；

其次：由五星入气加减表求得五星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 Δt ），则常见时刻
 $=T_0+\Delta t$ ；

再次：由日躔表算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 ΔT ），于是定见时刻= $T_0+\Delta t+\Delta T$ 。^{xvii}

至唐代一行，对于五星运动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描述，确立了五星运动近日点的新概念，明确进行了五星近日点黄经的测算工作。他给出 728 年时木、火和土三星的近日点黄经分别为 345.1° 、 300.2° 和 68.3° ，这与相应理论值的误差分别为 9.1° 、 12.5° 和 1.6° ，此中土星近日点黄经的精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行还首先阐明了五星近日点进动的概念，并定出了每年进动的具体数值。^{xviii}在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进行描述时，发明了五星盈缩运动的数值表——以五星近日点为起算点，每隔 15° 定出一个五星实际行度与平均行度之差的数值表格。据此，再应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推求任一时刻五星运动不均匀的改正值，这一表格和方法均较张子信等人的“入气加减”法前进了一大步。一行似乎还认识到了行星的运行轨道和黄道有一定的交角。《大衍历经》的最后一段说：

“求星行黄道南。各视其星变行入阴阳爻而定之。其前变入阳爻为黄道北，入阴爻为黄道南；后变入阳爻为黄道南，入阴爻为黄道北。”^{x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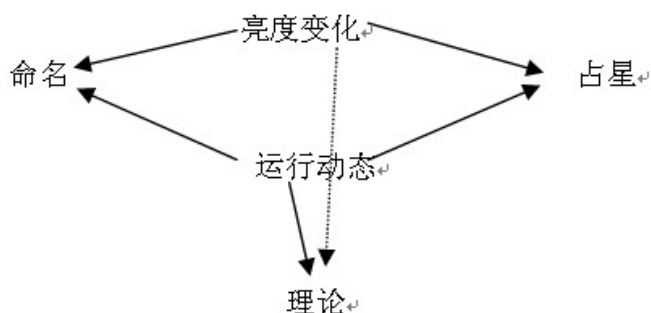
隋唐时期行星动态研究中种种的新发现、新变革，结合前面会合周期表在相同的时间突然的变化，考虑到与印度交流在此期间的活跃，有理由怀疑中国行星天文学家们在这个时期受到了域外天文学的某些影响。其中最大怀疑对象当属一行和张子信，对一行的怀疑自唐以来就间接不断，对曾经不太怀疑的张子信现在也开始有怀疑产生^{xx}。但是无疑问的是，中国古代行星天文学的“范式”在这段时期最终完善。其后行星天文学在西方学说到来之前已经没有任何的重大进展。

前面已经谈过，中国古代历法对行星运动关注的主要目的即预知任意时刻的行星位置。要预知任意时刻的行星位置，拆开来讲，即需要弄清楚“任意时刻”——太阳运行的情况和“行星位置”——行星运行的情况。关于太阳运行情况，需要知道太阳起算时间的起点即冬至点的准确位置，需要知道太阳运行的常速度以及不均匀性的修正值；关于行星运行情况，需要知道行星启动点，需要知道行星运行的常速度以及不均匀性的修正值，还要知道行星轨道与太阳轨道的角度。所有这些，在一行的历法中均已涉及，虽有些数据还很粗糙，但毕竟需要考虑的问题都已考虑周全，剩下只需对参数的增增减减而已。

古代行星天文学理论中“色变”因素的缺失

古人对五星运动特点的认识中，虽然认识到行星颜色亮度的特殊性，也认为颜色亮度的变化蕴含着占星意义，但是行星“色变”始终没有涉及到对行星运动理论当中。从下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行星运动理论中“色变”因素的缺失（虚表示缺失）。

图 1：行星特点及其与命名、功能和理论的关系



这一点与古希腊传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他们非常强调“色变”因素在理论之中的地位。我们知道，对行星亮度变化的无法解释是导致同心球模型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同心球模型中行星的运行半径固定，星地距离恒定，所以无法表现出行星亮度的变化。而在中国古代的数理天文体系中，天文历算家们似乎对星地距离，甚至日地距离、月地距离都从来不热情，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在一行的理论中，已经意识到行星“近日点”的概念，但是直到西方天文学东来，都没有什么理论引出“近地点”的概念。西方人常常会为他们对几何的过分迷恋而造成中世纪时期天文学的停滞不前而闷闷不乐，同时还会庆幸中国人没有走这条弯路。“这样中国人便从欧洲天文学家把圆圈圈当作最完美图形这一困惑中解脱出来。中国人不也不曾体会过中世纪水晶球的桎梏，这些水晶球正是希腊几何学精神出人预料地坚固的物质化。”^{xxi}看起来这样的乐观似乎过了头。或许，古代中国人实在找不到用“非表现性”的代数学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无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支眼，当然这只是或许。不管怎样，漠视“色变”因素的后果，至少是行星数理天文学在唐之后几百年的历史中几乎无所事事的原因之一。

余论

古代中国行星天文学之“范式”，已大致考述如上。简而言之，即古代天文历算家们出于占星的需要，用行星会合周期加动态表的推算方法，来算出行星任意时刻的位置。如此框架，自先秦至明末，一路相承，一脉相传。这样就引出了两个问题。问题之一，既然是“一路”、“一脉”，那么是否曾经有过别路与别脉？这个问题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答案。当下来说，古代中国之行星天文学的“范式”似乎是唯一的。另一问题：会合周期、动态表中的数据虽然屡经修改，但始终不曾出现相抗衡的推算方法。六朝隋唐时代印度天学传至中土，此后印度天学流行中土数百余年，也只不过对会合周期和动态表数据的精度可能有一些影响而已。相比古希腊传统的行星天文学中亚里士多德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等几家争鸣，相比于印度天文学在受到古巴比伦、古希腊天文学冲击后的面目全非，古代中国的历算家们似乎太过于保守。保守的天文历算家加上唯一的“范式”，注定了古代行星天文学发展中不可能出现中国式的“哥白尼革命”了。个中因缘，或许当求诸华夏民族文化之固有特质。

参考文献

- i 《中国天文学史》，以下各星介绍除“荧惑”均重述自《中国天文学史》
- ii 司马迁，《史记 天官书》
- iii 司马迁，《史记 天官书》
- iv 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
- v 江晓原，《巴比伦与古代中国的行星运动理论》
- vi 主要来自网上野文，其次 中国古代科学家 甘德 作者：陈美东
- vii 班固，《汉书 律历志第一下》
- viii 《中国天文学史》p151
- ix 班固，《汉书·天文志》
- x 《隋书 志第十五 天文》
- xi 《开元占经卷四十七 太白占三 533》
- xii 《开元占经卷三十二 荧惑占三 421》
- xiii 《开元占经卷三十三 荧惑占四 427》
- xiv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13页。
- xv 班固，《汉书 律历志第一下》
- xvi 班固，《汉书 律历志第一下》
- xvii 《中国古代历法的演变》，网上野文
- xviii 《中国古代历法的演变》，网上野文
- xix 《旧唐书·历志三》，《新唐书·历四下》中“五星前变，入阳爻，为黄道北；入阴爻，为黄道南。后变，入阳爻，为黄道南；入阴爻，为黄道北。”
- xx 钮卫星，张子信的天文发现及其可能来源
- xxi 《中华科学文明史 天学》p237

翻译作品

版权的终结

刘晨波 通讯会员 chenbo.liu@gmail.com

原文: The End of Copyright

原文来自 Gamasutra - The Art & Science of Making Games
(<http://www.gamasutra.com>)

文章链接: http://www.gamasutra.com/features/20051128/adams_01.shtml

作者: Ernest Adams (ewadams@designersnotebook.com)

作者简介: Ernest Adams 是自由职业的游戏设计师, 作者, 演讲者和国际HOBO游戏设计协会成员。他撰写了两本书, 《Game Design》(和Andrew Rollings合写)和《Break Into the Game Industry: How to Get a Job Making Video Games》。Ernest最近是牛蛙制作(译者注: Bullfrog Productions, 出品《上帝也疯狂》, 目前属于EA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在此之前的几年中他是《美式足球》产品线的音/视频制作人。他为网络, 计算机以及游戏机开发过游戏, 平台从IBM 360 mainframe到PS 2 几乎无所不包。他是国际游戏设计师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经常在游戏开发者会议上发表讲演。Ernest 非常欢迎给他写邮件(ewadams@designersnotebook.com), 和他讨论文章中阐述的观点。他的专业网站在<http://www.designersnotebook.com>。文中所述仅是他个人观点。

版权: 英文原文发表于 2005 年 11 月 28 日。我通过digg.com看到了原文, 然后着手翻译。翻译之前和原作者取得联系, 希望能够获得授权。原作者称, 在发表后的一个月内, CMP Media LLC拥有排他性的电子版版权。原作者愿意此文被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我的Blog (<http://web.mblogger.cn/philewar/>) 上, 但必须在原文发表一个月后才行。一个月来, 我忙于工作, 到昨天晚上才算完成翻译。经和原作者商讨, 这篇中文译文采用创作共用协议“署名·禁止派生”(<http://creativecommons.cn/licenses/by-nd/1.0>)。在保证全文完整性的前提下, 任何人都可以复制或重新分发。

致谢: 感谢原作者提供版权。感谢泡芙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鼓励。

说明:

1. 翻译本文并不表明翻译者完全赞同或支持文中观点。
2. 文中译者注都是译者添加, 集中放在最后。

译者按: 原作者认为, 版权概念和基于版权概念的盈利模式将会走向消亡。原作者在文中也提出了几种新的盈利模式。

中文译文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开始走向终结。这段过程也许要 50 年，也许要 100 年，但无论如何“版权时代”将被画上句号。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不过这一切无法避免。作为受版权保护的两本书和超过 75 个类似专栏的作者，我如是说。

550 年前，一个名叫约翰·古登堡的人找到了在短时间内制造大量金属字模的办法。印刷术不是他发明的——中国人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在使用木制雕版印刷了——但古登堡确实找到了一种快速高效的印刷办法。由此，古登堡改变了世界，间接催生了文艺复兴。

古登堡的时代不存在版权法。在印刷机出现之前，欧洲的书籍都靠手工抄写。那时作者能获得最高奖励恐怕就是有人不嫌麻烦抄写他的著作了。但随着印刷机的诞生，知识产权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在之后的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复制书籍从对作者的褒奖变成了犯罪。由于印刷机通常大而笨重——也就是说，难以隐藏和转移——因此要起诉那些侵犯版权盗印书籍的人并不是件难事。然后，由于印刷机不断地变得更小，速度更快，对盗版者的检举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这把年纪的人有幸见证复印成为平常事的全过程。最早，图书馆有标志警告读者禁止复印任何受到版权保护的材料。可大家还是那样干。因为大家只是复印了自己用，而不是拿去出售，所以没有人觉得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伤害。

当有足够多的人开始觉得做某件事情没什么大碍，那么这些人所处社会的风俗习惯会逐渐变化，不再把这件事情看成是违法行为。你可以抱怨这是一种道德相对论（译者注 1）的表现，但事实如此，不可避免：人们就是这样的。复印机出现后，虽然复印一本书某几页的行为违反了版权法，作者也更愿意你去购买全书，但是人们完全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错。所以最终，合理使用原则（Fair Use doctrine，译者注 2）修改了和复印受版权保护材料相关的部分。法律改变了，现在复制部分书页用于教育或非商业用途已经不是违反版权法的行为了。实际上，在压倒性的公众意见面前，作者和出版商不得不让步。

您一定看到事情是怎么发展的了吧！

2005 年 6 月 27 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设计文件共享软件的公司应该为软件用户侵犯版权的违法行为负责（译者注 3）。判决之前大家都希望最高法院能像 1984 年他们裁决 Universal City Studios 就 Betamax 起诉 Sony 一案（译者注 4）那时一样：对技术的使用分合法和不合法，不合法的使用不应该由技术来承担责任。恰恰相反，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裁决 P2P 文件共享软件事实上鼓励了盗版行为，因此软件设计者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尽管如此，最高法院的裁决还是和米高梅以及其他参与起诉的内容分销商的

初衷背道而驰。P2P 文件共享软件将成为开源软件 and 不受版权限制的软件。文件共享将不断发展壮大，更加流行，但已经没有人可以起诉了。最高法院的判决没有延迟版权时代的终结，反而使其来得更快了。

有些人可以因为某个成果而持续地获得收入，甚至在完全收回成本的很多年后他们还是可以获得收入。这种现象缺乏内在的支持。建筑师不是通过计算有多少人进入他们设计的建筑物来收费的。人们付钱让他们设计，仅此而已。根据合众国宪法的表述，专利和版权法存在的公开理由是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发展。但是像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DMCA, <http://en.wikipedia.org/wiki/DMCA>）这样的滑稽东西并没有推动科学的发展；相反，他们在积极地阻碍。软件专利和生物技术专利干得也是同样的事情。专利体系的存在是为了让发明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从自己的发明中得利，而不是让大型科技企业为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技术进步申请专利。那样实质上扼制了创新。

如今，音乐和电影业者呼天抢地，顿足捶胸，尽其所能地追踪控告任何大规模侵犯专利权的人或者组织。他们的行为有多激烈，他们的绝望就有多深。索尼的 rootkit 导致用户电脑崩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为了预防盗版，索尼秘密地在用户的个人电脑上安装了危险的间谍软件，这一行为本身就可能是违法的。这恐怕是 Take-Two 对《侠盗飞车手：圣安地列斯》（《Grand Theft Auto: San Andreas》）Hot Coffee 模式包含色情内容欺骗公众（译者注 5）之后最愚蠢的公关行为了。Take-Two 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比预期收益多得多的代价。难道索尼真的以为没有人会发现 rootkit 吗？诉讼，间谍软件，数字千年版权法案：这是一个过时商业模式的垂死挣扎。这完全是为了禁止基督教传播而把基督徒扔进笼子里喂狮子的现代版。这个办法对古罗马人行不通，今天它同样行不通。

首先，部分问题归因于到底需要花多少钱来创作一件有版权的作品。对图书和音乐来说，答案很简单，“没那么多”。先把法律意义上的版权概念放在一边；乐队或者作者花费了几千美元创作了音乐或者著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们就应该坐收百万计的收入？这样的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愚蠢。你也许注意到了，音乐界中捍卫版权最为积极的是那些超级巨星——麦当娜、Metallica（译者注 6）等等。一旦没有了版权保护，他们受到的损失最大。而那些相对不那么著名的乐人或者乐队组合却正在热情拥抱全新的商业模式来发布他们的作品。他们就像以前那些央求出版社的作者一样：“拷贝我的作品去听吧！请吧！”

电影和电子游戏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业界通常要投入成百上千万美元来制作一部电影或一个新的电子游戏。即使进行了完全的版权保护，相当一部分投资仍没有办法收回。如果我们想继续制作电子游戏，发行商必须找到新的盈利模式。一个解决办法是广告。我讨厌在游戏里面出现广告，所以我不很愿意这么说，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要把游戏当做产品来卖，而是当

作服务来出售。宽带上网越来越普及，所以我觉这样做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大：你将不会有一个永久的游戏拷贝，每次想玩就要重新下载。每次下载的版本都是为特定的电脑和互联网 IP 地址定制的，所以独一无二；通过加密来防止破解；在下载若干小时后自动失效，然后你就得下载一个新的拷贝。

还有一种模式是捐献模式：某个因为曾经制作出优秀游戏的游戏开发者预先募集捐款；当捐款足以资助整个项目的时候，开发者制作作品，并在制作完毕后发行自由版权的游戏。捐献者得到了游戏，获得了“报偿”，其他人虽然没有做任何事情也会得到游戏。但是捐助者们可以优先得到游戏，也许游戏中会为他们的慷慨而大书特书一笔。如果 Sid Meier（译者注 7）准备在两年后发布的新游戏打算采用自由版权发布模式，我将会非常高兴地捐上 40 美元。我相信，其他喜欢 Sid 设计的游戏的人也会愿意这么做。

当然，捐献者必须完全相信开发者最终能完成游戏的制作。现在的免费软件开发就采用了捐献模式，非常有效。有人靠制作某一个免费软件而出名；他要求大家进行资助；捐赠接踵而至帮助他开发新版本。虽然到目前为止做尝试的规模还不小，但是——正如移动游戏和休闲游戏的流行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世人对小规模游戏仍有许多需求。（原作者注：数字空间工程师 Crosbie Fitch 正在音乐领域倡导一种类似捐赠模式的系统，区别在于人们并不捐赠，而是保证在作品发布的时候付出 1 英镑。当音乐家发布作品时，她向人们收取当初保证付出的金钱。详情请见 www.quidmusic.com。信任该信任的：我最早从 Crosbie 那里了解到这个想法。）

简而言之，除了出售物理拷贝并竭尽全力防止盗版，还有大量的办法可以收回电子游戏的开发和市场成本。现有的发行模式笨拙，不经济，容易导致盗版。太多的中间人需要靠这个模式养活。还有，就像当年的禁酒令一样，最后钱都流入某些非常令人厌恶的混蛋口袋里了。

当然，还是会有人选择依靠版权的发行模式。发行商会努力不让人们复制或重新分发他们的内容。但这样的模式注定是要消亡的。一件产品的认知价值是和它被复制的方便程度成反比的。如果公众完全拒绝承认复制书籍、电影或者软件是违法行为，那么在民主体制下，这样的行为最终将不再被认定为违法行为。人民选出立法者，立法者立法。

那么，版权的终结是否意味着书籍、音乐、电影或者电子游戏将会消亡？当然不是。在我们这些制作电子游戏的人心中，创作欲是如此的强烈。而用户也总是愿意为新奇优秀的作品掏钱。版权的终结也许意味着没有人再会因拥有某个版权而暴富。我可以肯定的是，版权的终结意味着现在垄断分销渠道的巨型恐龙最好做出改变来适应新的环境，否则它们注定会灭亡。因为在丛林里面有许许多多快速移动的小型哺乳动物，它们专吃恐龙蛋。

50年后，孩子们会问我们，“爷爷，这本古书里的那个©符号代表什么？”

译者注：

1. 道德相对论：Moral Relativism，指宣称一个有效的道德要求的标准是地方性的，也就是说，是相对于提出这种要求的特定文化背景的道德法则。（解释来自《道德新实用主义》，<http://www.gongfa.com/bosinafalvlilun.htm>）

2. 合理使用原则：为了促进文化进步，维护社会利益，在未经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对著作加以利用的规定。（解释来自http://www.ncue.edu.tw/%7Eproperty/mp3event_ppt.ppt，原文是PPT文件）

3.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开发P2P文件共享软件的公司应该为软件用户侵犯版权的违法行为负责：<http://blog.h2o.name/post/310.html>

4. Universal City Studios 就 Betamax 诉 Sony 一案：Sony 美国公司（Sony Crop of America,本案被告及上诉人）是录像机的制造和销售商。环球影视城（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与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等（原告及被上诉人）则是在公共时段或频道上从事广播

等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即著作权所有人。许多民众在购买了录像机后便来自由录取电视上所播放的节目，其中也包括了原告的节目在内。原告将其节目在电视台的公共频道上播放采取了公开放映、有线或无线频道上做限制性播放、出售联合配销权等方式给地方性的电视台回放，或是以上的组合等授权方式。而被告的录像机则具备了定时录像、多频选录以及录像带可以重复使用等功能。由于被告所制造的“Betamax”规格录像机在市场上已销售了数百万台，原告遂起诉主张这种家用录像事实上已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亦且纵使被告不构成直接侵权，其销售录像机的行为亦构成了间接、辅助侵权行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http://gxipc.com/othernews/list.asp?id=277>）

5. Take-Two隐瞒《侠盗飞车手：圣安地列斯》（《Grand Theft Auto: San Andreas》）Hot Coffee模式包含色情内容：当你在一台电脑上安装《侠盗猎车手 4：圣安地列斯》时，“Hot Coffee” mod会开启数个小游戏，鼓动玩家利用游戏里的主角参与色情行动。（<http://games.tom.com/1627/1174/2005712-153482.html>）

6. Metallica；著名重金属摇滚乐队。

7. Sid Meier：宗师级别的游戏设计师，《文明 2》就是他的作品，http://game.joyes.com/zt/10_people/character_04.html

见闻札记

我的爱读书——答希蕴

章演 通讯会员 phoebus_2004@sina.com.cn

这是知堂的旧题，他用来作过两篇文章的。老人倘活到如今，也许依旧用来作一篇“二零零三年我的爱读书”罢，也许不，二零零三年还有他的爱读书么？我不是老人，所以不惮拿这旧题作我的抬头(title)。

答希蕴却没有什麼可指摘的，原本就是这么回事。希蕴一下子有的是时间，叫我给开张入门的书单子。希蕴错了，她以为我入了门。知堂有一篇“我的杂学”，收在“苦口甘口”里，我不知道那是苦口还是甘口。反正我的杂学不是甘口，而“苦口”这词我又颇不喜欢，总令我想到“婆心”，所以也不愿意承认。且不管此中的甘苦罢，我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不过一个门外汉。

紧跟着的问题是：希蕴果然读了单子上的书，能入什麼门呢？虽不必是空门，我也免不了担心。单子上的书都不是敲门砖，我担心她离学而优则仕的路愈远，远到不是绕着而是背着的地呢！敢作这么个不是东西的东西，在我，早已不能说聪明了。幸而没有糊涂到管它叫“书目答问”，或者如我叫惯了的，“书目问答”。

以下是我的爱读书。

(一) 语言论 言语研究导论 陆卓元译 陆志韦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Edward Sapir)

语言学实在是第一门要紧的功课。先生的话再深入浅出不过：读书先识字。我只举一个例子：ERCP。成天在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混而不知道什麼意思的不说了。知道也不过知道是经内窥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最好的也就是知道 E 是经内窥镜(endoscopic), R 是逆行(retrograde), CP 是胰胆管造影(cholangiopancreatography)。只有迂秀才如我老爱琢磨：endoscopic is formed on endoscope, which is formed on endo- plus scope. endo- < ἔνδον; scope < (latin) scopium < σκόπιον < σκόπειν. Retrograde < (latin) retrogradus, which is formed on (latin) retro- plus (latin) gradus.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is formed on cholangiopancreato- plus -graphy. cholangiopancreato- is formed on cholangio- plus pancreato-. cholangio- is formed on chol- plus angio-. chol- < chole < χολή. angio- < ἀγγεῖον. pancreato- < pancreas, which is formed on

pan (<πάν), plus creas (<κρέας). -graphy < -graph < -γραφος. 有什么用么? 有什么用呢? 反正 ERCP 我不会做。没有什么用么? 也不一定。至少我知道分析了。碰上 NCCP 就不会睁着眼说什么胰胆管造影, 因为 NCCP 是 non-cardiac chest pain! 话又说回来, 单为知道分析也不是非得学语言学不可的。

倘希蕴不反对, 我再举一个地理学——那可是希蕴的家学阿——上的例子: Atlas (地图集)。Atlas 原是神的名字, 负着天球, 绘在地图集封面上的。怨我多嘴, 传说 Atlas 在地的大西边, 所以大西洋叫 Atlantic! 刘舜老师听了会不会有所会心而稍稍颌首呢?

(二) 普通语音学纲要 罗常培 王均 商务印书馆

先生的书还用得着我给作广告么? 只怕作广告先生都嫌我作不好。字也不正, 腔也不圆。在这位实验语音学家耳朵里, 谁敢保字正腔圆呢?

先生普及语音学知识的心血使先生的书好像清江的月; 先生推着语音学向前走的力气使先生的书好像旷野的天。

我读先生的书, 不由得想起我的擗埴索涂。索涂擗埴, 或曰溯洄从之, 我于是作了一首小诗:

我是个薄福的人
没有谁
指一指迷津
而伊
伊也不问一问
薄福的, 你为何抱着
远游的心

(三) 音韵学教程 唐作藩 北京大学出版社

提音韵学, 我不得不提一提刘洪渝老师了。老师讲六书, 在黑板上写工整的小篆, 我是为之神往的。等到讲古无轻唇, 我就成了丈二的和尚了。丈二的和尚而头绪尤多, 我就没有追着问下去, 管她清纯或者蒙尘呢! 也就没有入刘洪渝老师的室。我常常想: 刘洪渝老师是最后一课里讲分词的老师, 我是最后一课里不更事的孩子。后悔么?

我读蓟县志, 常常疑心方言的编者是谁。普通话里的[ts] [tsʰ] [s]在蓟县话里

是[tθ] [tθ^h] [θ], 这么体贴, 能是谁呢? 我常常疑心刘洪渝老师。果然随老师学一点音韵学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老师倘再讲一点娘日二纽归泥etc, etc,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该不会像唐作藩先生, 谨守着老师的规矩, 不敢来丝毫的变化。也不怪作徒弟的, 谁让这是北京大学的教材呢?

(四) 逻辑 金岳霖 三联书店

一个老金, 一个雨僧, 我以为最可爱的老先生。老金为了梁夫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的宫殿的屋顶的女性)就不娶; 雨僧为了 Hellen (daughter of Zeus and Leda)就离异。——我的口气有点不正经了。然而孟子曰: 观水有术, 必观其澜; 观人有术, 必观其 romance. 何况我又不会板了脸, 说雨僧的比较文学在中国是拓荒, 说老金的哲学仿佛鼎足, 有三样: 本体论(论道), 认识论(知识论), 方法论(逻辑)。

我乏术的是读书。

一千人各自拖着长长的影子从堤上回来, 放开喉咙扯着嗓子嚷一组歌, 当院就着海风吞两口素炒白菜白米饭, 愣不了几分钟就轮到业务学习了。我不用跟在列兵后面背一节等于一海里每小时, 就从挎包掏出自己的书消愁破闷。一共三本: Buehlmann 的 Pathophysiology 是“业务书”, 防备着病理生理学教研室拉我去补考的。却一页没有读。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读了一半, 仅有的心得是作者的名字。海克尔, 我存心理解作 sea, conquer you! 老金的逻辑是一个符号都不落的读完了, 却比不读的时候更茫然。默存扬言破我执破人执破法执, 逻辑干的才是这事。在这世界上, 我感到空游无所依了。所幸记了两个词, 作了一个推论。两个词即 episteme——techne, 都是转写。episteme 即 ἐπιστήμη, techne 即 τέχνη, ——老金是兼通 Greek 的。一个推论即: 大前提, “袭人对宝玉说, 人总要上进才行, 这里的人是袭人心目中所盼望宝玉能修养得到的那样的人, 而不是人类中赵钱孙李等等均为人的” (p4), 小前提, 我是人类中赵钱孙李等等均为人的, 而不是袭人心目中所盼望宝玉能修养得到的那样的人, 推论, 推不出, 推不出我非得上进不行。

(五) 文学与人生(literature and life) 吴宓 清华大学出版社

当时还不知道这本书的好处, 只胡乱作了些批注, 其实只有批没有注的。——可恶! 买了 50ml design gouache colour, 打算统统涂掉, 又有一点舍不得, 于是抄在下面。

p2 ll7-9. not all literature is autobiography. purpose of literary writing is not always self-revelation. the foolishness of the labour of literary researches.

on many occasions what is depicted in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does not really equal real happening in life.连编 updated simulated collage English test band four 的都晓得，胡博士偏不晓得。惟从古中西伟大之小说虽亦本于作者之经验，然其著作成书，决非以自传为目的及方法者。故谓红楼梦一书为曹雪芹之自传殊属武断错误，盖不知 fiction 与 history 之别，又不知 Dichtung 与 Wahrheit 之别（qv 学衡 38 评胡适红楼梦考证 by 缪凤林）。

p25 l4. 申述三途（poetry philosophy novel）实为一体。

cf 疯人情人诗人乃三而以一而三者也（midsummer night's dream. V, I）。足相表里。

pp27-28. serious purpose, large scope, firm plot, plenty of action, reality of scenes, liveliness of characters.

qv 石头记之兼此六长。

p42. fiction is higher than history.

is truth ever stranger than fiction? truth is often stranger than fiction (OED). 犹野谚有云，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实心眼的大胖子也不信的。cf prefer history to fiction (OED).

p72. religion only as refuge after failure in love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

qv vanity fair. pp302-303.

p208. what view of life do you adopt for yourself, and why?

but do those that are meaningless, for the life that is not endless(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for to live is to suffer.

(六) 中国史纲 张荫麟著 徐规校 商务印书馆

默存是希蕴的 baby, 默存是希蕴的 pupa, 不错，我是说过的。如今也这么说。或者作代拟无题一首，代希蕴也。

春华瑰丽，亦扬其芬。

秋实盈衍，亦蕴其珍。
悠悠天隅，恢恢地轮。
彼美一人，无锡默存。

阿爷说无锡即天赐，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却很可以讨希蕴的欢心——不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么？

然而请希蕴读一读素痴的书，正是冲着默存的。是愿意希蕴知道，论学，论识，论才，甚至比谁帅，默存都未必是天下的独步。素痴的冠绝群伦一点不输给默存呢。先生之器重默存素痴也并无二致。默存之于先生，似乎少一点理解的同情，身后还得季康给打圆场！素痴要不是早逝，该更亲近先生罢！

中国史纲是素痴给高级中学写的课本，而我都大学快毕业的人了。廿四年居然只是一瞬！流光抛人，我又如何追悔得及呢？

干什么吆喝什么，那么以上吆喝的都是白搭了，赶紧添上一本：

(七) 西方心理学史大纲 唐钺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读 Piaget 时碰过，了无心得；读 Watson 时碰过，心得都交行为医学的老师了。一而再之后终于没有再而三，想拣起来怕也有一点难。希蕴会不会闹不卒读呢？在希蕴，不投机的无妨径去，顺手把门一摔。我就不行，只有硬着头皮挨着。目奎上了 cybernetics，问广良：“大哥，咱一辈子就搞这玩儿了？”同学昨天也问我：“你说，一辈子就住院——主治——教授，也忒——”欲说还休，欲说还休，这滋味希蕴读时怕是尝不到的。——忘了，唐钺先生，说话极小心的唐钺先生——希蕴小心了——是穿梭于心理学与语言学的（有修辞格一书），就像陆志韦先生穿梭于语言学与心理学（订正过比内—西蒙智力测验）——老先生也不安分。

(八) 性心理学 潘光旦译注(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 Havelock Ellis. William Heinemann Medical Books Ltd, London 1933)

“这你也敢开？！这不是叫人家学坏么？！人家还是个女孩子！”同学不客气地问我。希蕴能想见我的狼狈么？但我觉得，这一课，我该认认真真的补上。以己度人，希蕴也该认认真真的补上罢！讲青年期的性冲动也好，讲恋爱的艺术也好，都是科学，不同于形形色色的图画或者说部的。——希蕴放心就是了。至于精神心理现象背面的化学机构的衬托，神经机构的衬托，太专门了，容以后慢

慢说罢。

算一算 *eight in all*，我索性凑泊凑泊，凑泊成九。

(九) 探古新痕 金克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先生厉害，我吹了乱坠的一天，他一句就剪断：

道/*λόγος* (语言)——(一) 语言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 (通过语言学的认识) / (二) 逻辑 (*logic*) 语言思维和非思维 (通过心理学的认识)。说道可道非常道的老子听了准要拍案，说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的孔子听了准要击节而叹呢。先生讲妙法莲花经，讲到信仰，出惊人语云：“信仰不能讲道理，信仰不能分析，信仰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讲得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好到我的心坎儿了！我的心坎儿，*qv 'veritas, sed magis magister meus'* (我爱真理，我更爱我师)！

遗憾的是我师的书没有开一本——*Πλάτων Αριστοτέλης* 也该读，你生下来不是个 *Αριστοτέλης* 就是个 *Πλάτων* 呢(*qv Schlegel*)；河马(*Ὄμηρος*)撒泼 (*Σαπφώ*)也该读，河马是父撒泼是母呢。作了一首小诗献给撒泼，一样乐于献给希蕴：

隔了山，隔了海

隔了，一重重尘埃

终于你能说

终于，盼到你来

所以终于没有开，是没有读通，没有通读 (*read through*)。嚼饭哺人，总要嚼碎了才行罢。

以上诸书，希蕴未必都找得着，或者竟都找不着。找不着就算了，免得她中了我不自觉下的毒。

A

MIT

St Valentine's day

读者反馈

我看牛马

文艺学专业：董少校 nairuohe@hotmail.com

(一)

《牛马》第三期问世了。就像前面两期一样，平常的纸页，黑白的印刷，朴实而不失精致。一份年轻的杂志在坎坷中一路走了下来，无论如何，这是一桩叫人欣慰的事情。

从头到尾快速翻一翻，《牛马》会给人一种“很有样子”的印象。小时候跟着大人下地，我刚拿起锄头，就被不远处的乡亲笑话了，他说我干活“没有样子”。能不能把活儿干好是一回事，至少得有干活的架势。《牛马》的态度是谨严的，目录、前言、说明一样都不缺，末了还有一整页的《版权声明》。编辑部在这方面真是费尽心思，图标也备了，解释也有了，后面还有完整协议文本的下载链接。有时我也不免暗暗发笑：这又不是大作家或大明星的东西，实际究竟会有多少人会去把那些文章更改、转变或用于商业目的？或许这就是牛马的可爱之处吧：咱防患于未然，就是提个醒。

编一份杂志很不容易，组稿、编辑、排版、印刷、发行……各个环节都要投入很多精力。去年春天，大概是在考研面试前后吧，我很想到来到学校以后联系几个朋友，办一份叫《雨水》的文学小杂志。实际要操作了，会发现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稿子从哪里来？印出来了会有人喜欢吗？印杂志的钱从哪里出？能不能坚持下去？一连串的问题把我吓得够呛，结果《雨水》到现在还是没影儿。2月19是二十四节气里的雨水，那天我还独自感慨了一通。看看人家《牛马》，上学期就开始出版了，现在已出到了第三期。一样是面对着人文学科相对薄弱的大环境，牛马同人就是能披荆斩棘，有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这怎么能不叫人佩服呢？

如果联系到牛马社已经办过十二次讨论班的事实，那这个小团体就更叫人肃然起敬了。套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说，办一次讨论班不难，难的是坚持下来成为制度，一直办下去。牛马能号召起一批人，这不是个人的私下交情所胜任的；抑或为了求真，抑或为了交流，总之内中有一种精神的感召力量。

(二)

对于第三期的《牛马》，我不喜欢一个地方：《晴天》的“写在后面的话”。它提到了小说的多处细节，讲到了创作的初衷，也说出了小说的主题。小说已经是一件客观的作品，我觉得写那些创作体会（尤其是紧跟在小说后面）是多余的。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来说，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可以退到一边去，读者怎么理解这件作品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这小说是多主题的，紧跟在后面的说明会逼着（委婉一点说是“引导”）读者按照统一的想法去接受这部作品，失却了别的可能；如果它是单主题的，那就更没必要说了——否则岂不是信不过读者，以为他们读完之后什么都看不懂？

我的意思很简单：让作品说话，而不是作者站出来说话。一方面是对读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显示作者对作品的信心。自谦没有错，自信同样是必要的：作者尚且对作品心存疑惑，拿出来发表那不是对读者不负责任吗？

当然也不是说创作体会没有意义，放在别处说可以的吧？或者，过一段时间，看看读者的反应，有什么问题了，把这样的体会拿出来和读者分享、讨论。现在已经不是作家高高在上向大众说教的年代了。

有个成语叫画蛇添足，读到“写在后面的话”，我就有这种感觉。

（三）

雨林先生是个讲故事的好手，能从凡常的生活里发现有意味的东西，并把它在有限的篇幅里呈现出来。在《晴天》里，他就做了这么一次有趣的尝试。简短的铺垫过后，小说进行到S挂了电话，并突然失踪，此为起；“我”看到了关于无名尸体的报道，气氛更加紧张，此为承；“我”去公安局认尸，死者不是S，此为转；S平安归来，真相大白，此为合。在结构上，《晴天》颇得古典诗文的意蕴，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我听说过一种很有趣的对人进行分类方法：读过莎士比亚的人，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人。按着类似的逻辑，当然也可以这样分：和我相关的人；和我无关的人。这个分类不是绝对的，因为世界在变化，今天和我无关的人可能明天就会引起我的注意——就像那具无名尸体（我们姑且把它称为人），不请自来。世界上充满了无数虚幻的影像，人们在其中艰难地游走，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好比说，“我”把握不住S的行踪，S把握不住他和白莲花的爱情。

一个作家描绘了一个肖像以后，总有人说：“他在描绘别人时描出了自己。”这话是萨特说的。其实，“借你口中言，传我心中事”的做法古已有之，雨林先生可能也是这样。不管是在多大程度上的真实性，我觉得他对网恋的阐发相当到位。网恋是近十年来的新生事物，和传统的包办婚姻模式大不相同。小说里有整段的议论，也有不动声色的渲染，拿S做例子，既写出了“没有结果”的结局，又写出了他面对这样能够结局时的无所谓的态度。

私下里以为，小说的最后三四段有点拖沓。既然“晴天”的问题已经解决，余下来的就是无甚所谓的了。后面一定要再次梳理S网恋的事情，于主题的表现来说，未免喧宾夺主。如果把有必要的交待的内容放到前边，把S对晴天问题的

解答作为结尾，那读起来可能会更利落一点。

(四)

再说说发表在《牛马》创刊号上的《信史难觅》吧。

在这篇一两千字的文章里，陈迟先生就信史难觅的状况发了一通感慨。在他眼里，信史是“真实可信完整准确地时代全景式记录”，在“记录”的前边加了长长的限定语。他讲到了葛剑雄、黄仁宇等历史学家所做的拨云见月的工作，还分析了影响“真实记录”的种种因素；在文末，他还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们当下可做的，是用笔、相机、DV、电脑，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尽可能的留下身边的、亲历的、目能所及耳能所闻的记录。做不到足够真实，就做到足够多，让后人拥有尽可能多样的资料，在比照中辨伪取真，获得乐趣。”读过这篇文章，我一面佩服力学系出身的陈先生在思考历史问题时的认真态度，一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吐不快。

问题一：在从古到今的各种典籍里，是不是存在文中所谓的信史？

就像作者提到过的，文本和相片都有可能是虚假的。其实，哪怕不是人为的造假，也很难说你记录下来的就是真实。今天看到一棵树，第二天它发了几片新芽，落了一些叶子，它不是原先那棵树了。2004年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影像生存”，有很多作品都体现出了影像的颠覆意义。林书民的《浮城》用LED灯管揭示了上海美术馆的变迁：从1933年建成到2004年，那座老房子已经下沉了173.4厘米。我们以为看到了“真实”的上海美术馆，其实不是；当初的人在我们头顶上走路呢。作者说：“在历史流失的影像中，我们一旦错过便无法对焦，而未来的影像同样的在不断地错位偏移。”（可参见《上海双年展导览册》）

黄仁宇说过他写的历史书是“信史”吗？我听过葛剑雄先生的两次演讲，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通读过《二十四史》；为人却相当平和，想来他不会说自己写的书就“能完全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觉得，“信史”的提法有它的意义，而实际上信史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不过是让他的表述更真实一点、更客观一点。曾经在《中国青年报》读到过一篇名为《在家靠娘出门靠墙》的文章，与我心有戚戚焉，这里把末尾的两段拿来跟大家共享：

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穿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伊赛亚·伯林（1909-1997）的答案，似乎昭

示了一种双重的宿命：我们既无力逃避现实，又无法记录眼下所发生的一切。

问题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向陈先生倡议的那样，有意识地留下尽可能多的资料？

前不久，在讲到“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时候，谢柏梁老师在课上说过这么一件事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某个时间里，一家出版社联系了几位作家，告诉他们要出一套日记丛书；后来他们就写了，然后丛书就出来了。可想而知，这个预约要跟众人见面的“日记”是戴着有色眼镜写出来的，尽可能的不得罪人，尽可能的隐藏自己的缺点——这还能叫做日记么？不过是“伪日记”而已。谢老师说，那套书并没有被广泛引用，也没得到多少称赞的声音，后来是不了了之。

大概是三年之前，我路过延安路西藏路口的人行过街天桥，看到有个女孩子在对着不远处一个拿着 DV 的男孩子说：“我现在是在人民广场，我很开心。”现场的人，现场的气氛，她或许会觉得一切都很真实；可旁人看来，那不过是在做秀，甚至有点别扭。她可能刚刚跟那男孩子吵过一架，心情相当糟糕；当拍摄开始时，她不过是条件反射似地说了句熟悉的“台词”。如果后人看到了这个录像带，他们能说“我很开心”是真实的么？

讲到这两件事情的意思是，过安生寻常的日子吧，不要为了“让后人拥有尽可能多样的资料”而改变自己生活本来的样子。如果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把有些档案材料归类整理是应该的；你要留下一些东西待以后自娱自乐，那也无可厚非。可如果你刻意为历史学家（或者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准备材料，还是省省吧，他们可能不需要，也未必喜欢。带了这样的任务去生活，就好比自己设了一个套子罩在头上，难得透明，不再随性，结果只能是自寻烦恼。

我也是历史的门外汉，在这里只是表明自己的想法。伏尔泰对卢梭说：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牛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沟通的可能，善莫大焉。不知陈先生意下如何？

（五）

六七年前，ChinaRen 网站刚创办的时候，周云帆他们一帮人来交大做宣传，发放了一批广告书签，上面印着一句诗：“人是一个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成长的力量。”那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不久 ChinaRen 被搜狐收购了，卖了个好价钱，他们也算赚了一大笔。再想想那句话，依然觉得意味深长。马克思、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办过杂志，陈独秀、邹韬奋也是办杂志出了大名堂。对于广良先生和一帮同人倾心操办的牛马社，我想把泰戈尔的原话拿出来，算是祝福，也当是期望：Man is a born child, his power is the power of growth.

2006.2.25--27

好的文字

李广良 哲学系研一 liguangliang@sjtu.edu.cn

我不懂文学，只能谈谈对文字的感受。文字的好，有许多种，如汉赋之磅礴繁复，如张爱玲之华丽感伤，乃至郊寒岛瘦，各有其道。博客界有一句口号“中国远未成为一个善于书写的国度”，我想这大概就是说印刷品的销量比卫用纸巾还略逊一筹吧。中国的问题不是书写过少而是过多，以致如今文字的神性丧失殆尽，沦为一些学者所说的表情达意的工具，敬惜字纸已成昨日掌故。看到一些小孩儿著书动辄数十万字，我只能徒唤奈何了。小说者流，追求每字必有出处自然迂腐，可如郑渊洁之属仅以五百常用字写作，也只能归入糊弄人的中国童话界了。好的文字，有一种张力。好的文字，如同广告语所谓方便面，应当“好劲道”，耐嚼。

有人把文学由诗向小说的流变视为堕落，也有人干脆称之为俗文学。我这门外汉倒觉着，好的小说应当是诗。红楼里黛玉的风筝较断放飞了，宝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若落在有人烟处，被小孩子得了还好；若落在荒郊野外无人烟处，我替他寂寞。想起来把我这个也放去，叫他俩作伴儿。”宝玉作诗落了第了，被罚到妙玉处讨红梅，冒雪而去，李纨命人好生跟着，黛玉忙拦道：“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惭愧的是，笔者驽钝，于诗之一道，亦无所窥，不过我想这大概就是诗的意境吧。红楼的似俗而实不俗，才是小说的典范。不了解外邦人如何作小说，但生于斯老于斯，用方块字，我想必得如是，才免得入了歧路。从郁达夫等前辈的小说，我们看到了传承。中国八十年代的诗人在九十年代几乎集体缺席，黄灿然先生曾谈及他们都充实到了其它领域，我想这一见解大抵不差，总比记者转行创作小说要有味道些。王蒙部长鼓吹的所谓作家学者化，我此刻尚看不出多大必要，只想奉劝作小说者先读几百卷古诗再谈故事。

谈到意境自然就轻视故事了。故事说到底还是比较低级的智力形式。人类的故事讲了千年万年，到了廿一世纪，就算全球化了，难道还能翻出新花样？洗澡总还是洗澡，不论是在澡堂子，还是在《洗澡》的何冰泡在澡堂子里梦中所见的现代化的公用电话亭式的洗澡装置内。也许小说更要讲“考证”，把前人的故事

都念了，就知道你要讲的，老祖宗早讲过了。达夫先生自谓留日几年读了上万部小说，今人马原的置疑颇惑大众，然读了达夫读书日记，余方对先生在这方面下的工夫稍有了解。所以，别跟我谈故事。创作不是口语的逐字记录，小说也不是唠家常。况且，我一直以自己之脑度君子之智，不大相信大脑真的能够储存故事。在人脑中存留的或许只有影象，与人心结合，即为意境。

好的文字如上等的小笼包，热气儿一冒那肉香就遮盖不住，上口一咬，皮儿薄肉嫩，汁液四溅，喷在上颚，烫中有味，一笼下肚，心满意足。“天气的好坏应该是有标准的，电视里整点就会有天气报告，难道S就不知道看？据我所知他也是经济宽裕的，不会拮据到晚上不开电视来省电的地步吧？”这样的文字，不知所云。

反思，我想对于小说来讲，这担子过重了。反思似乎更是哲学而非小说的特质，而且显然也非其所长。那厢中国哲学界在普遍争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厢梅新林写了本书叫《〈红楼梦〉哲学精神》，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里也谈到红楼梦的哲学意韵，感觉总不大地道。据说当年金岳霖先生受邀给联大学生讲小说与哲学，结论竟是小说跟哲学没啥关系。大概小说所应对的，只是感受，——如果不是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讲。果然，《晴天》中我们也没读到什么独特的反思。人情淡漠本是世之常情，没有进入我的世界的，大可认为他不存在，徒做感伤者，只是不明此理而已。

二〇〇六年三月六日

指导教师：唐一中 曹 娟 汪雨申

牛马同人：李广良 刘君伟 郑 诚 李 辉 吴佳玮 佟 君 龙 隆 王 欢
刘晨波 侯 艳 陈 磊 何煜翔 戴凯宇 李 巍 彭一楠 陈 迟
徐一文 汪小虎 张 新 张小冰 张 曜 李海明 佟登青 朱一文
程 旻 刘叶卿 劳 佳

召 集 人：李广良

联系信箱：liguangliang@sjtu.edu.cn

联系电话：021-54743303

编 委：侯 艳 郑 诚 王 欢 陈 磊 劳 佳

本期编辑：侯 艳 陈 磊

读者信箱：pneumaeditor@gmail.com

杂志发行：佟 君

订阅信箱：subscribepneuma@126.com

订阅电话：021-54746723

牛马网站：<http://www.pneumacollegium.org>

牛马水源：<http://bbs.sjtu.edu.cn/bbsdoc?board=pneuma>

我们的牛马

牛马社是人文学院组织的学科交叉的学术交流平台，2005年10月成立。同人以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主。牛马讨论班每周举办一次，由一位同人发表主题报告，畅叙读书研究心得，而后讨论；也欢迎非成员参加讨论班，不要求参加者人人发言。《牛马》月刊所采稿件为讨论班报告及同人的其它作品；也欢迎契合牛马精神的外来稿件。讨论班资料及杂志电子版皆可于牛马社网站下载。也可以到饮水思源 BBS 的牛马板（pneuma）参加讨论。

招新启事：

牛马社的本质，在于且仅在于其以学术为志业的牛马会员。牛马会员分为驻校会员与通讯会员。驻校会员离校后自动成为通讯会员。凡认同牛马精神的人士，不论专业与学历，皆可申请成为牛马会员。牛马社随时接受申请。申请中需包含对个人所关注的领域的基本见解以及一篇相关文章，文章经编辑部审议通过后即可批准为会员。会员的义务是撰写稿件。驻校会员的义务还包括主讲牛马讨论班。会员可以参与牛马社的管理。会员的资格在每届牛马峰会上进行审查。牛马会员出现学术腐败行为，牛马社将予以开除。开除会员的决议由牛马例会做出。牛马会员提出退社申请，备案后即可停止会员资格。

招新信箱：pneumamember@gmail.com

历次讨论班:

2005 年

	主题	主讲	时间
第一次	一个语言产生的可计算模型	彭一楠	10月12日
第二次	翻译——从规范走向描写	侯艳	10月19日
第三次	英语诗歌格律浅说	劳佳	10月26日
第四次	六朝时期希腊-印度天文学对中土历法之影响——以何承天《元嘉历》为中心	郑诚	11月02日
第五次	原学——论语中“学”的意义	李广良	11月09日
第六次	从山水画演变看“含蓄”美学传统	徐一文	11月16日
第七次	星占中的数理方法初论	李辉	11月23日
第八次	关于 cosplay 文化的探讨	李巍	11月30日
第九次	佛教的基本概念-从因果报应说起	程昉	12月07日
第十次	有关明末青楼文化	王欢	12月14日
第十一次	防灾——技术与非技术的集合	陈迟	12月21日

2006 年

	主题	主讲	时间
第十二次	汉语诗词格律	戴凯宇	2月22日
第十三讲	关乎收藏——以集邮为切入点	刘君伟	3月01日
第十四次	婚姻习俗	刘叶卿	3月09日
第十五次	书法学习杂谈	龙隆	3月16日
第十六次	浅谈华语恐怖电影	佟君	3月23日
第十七次	红楼梦的色空观新谈	李广良	3月30日
第十八次	果壳里的黑客	彭一楠	4月06日
第十九次	机器人简介	张小冰	4月13日

讨论班时间：每周四晚八时；

讨论班地点：人文楼 212 室/406 室。